

顏斗作品集

猴 子 仔 有 种

四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颜斗作品集之(17)

猴 回 仔 有 种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④

(内蒙古) 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 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17)

猴囤仔有种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32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506-565-X/I·163

定价: 36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有些事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，人根本就无力反抗。本来游飞可以象痞子一样逍遥自在，无奈他是武林盟主之子，不愿受拘束，却偏生进了瞽涛庄。古道热肠，作媒做得一团糟，上代之间情仇缭绕，晚辈又稀里糊涂，于是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情，幸好，猴团仔运气好，向宇海造化大，这才能良缘喜结，威震武林。

目 录

第十九章	巨魔已伏诛	703
第二十章	拜火教伏击	743
第二十一章	肖庄主被困	782
第二十二章	恒山救女尼	821
第二十三章	九华山脱险	860
第二十四章	瞿涛庄了愿	899

第十九章 巨魔已伏诛

游飞连眨了好几眼，才狂蹦乱跳，惊呼道：“娘！是娘！”

东郭有我和宇文轩全身大震，慌张失措地瞪着俏生生持索而立的向夫人，只觉她在朝阳下光辉四溢，晶莹剔透。

游飞狂奔到她跟前，也不管近身之处，四个人已斗得飞沙走石，一伸手拉住向夫人的玉手，喜之不尽，忘情地看着她。

向夫人微笑道：“你没事就好，随我回去吧！”

游飞大声道：“好！”一下竟将东郭有我和宇文轩丢到脑后。

姜美雪猛见到向夫人，震惊之下，心中腾翻感慨，过了好一会，又生出一阵尴尬，不禁将头低垂。

西门俊体贴地走到她身边，轻拍她肩头，低声道：“别怕，没事的！”

姜美雪热泪盈眶，握住他的手，感到无限地温暖安慰，心想若没有他，自己可将无地自容。

那向夫人明明看见她在一旁，却故意不转头来瞧，只和游飞拉着手，专心看那智如与徐天禄一场猛斗。

智如所练的少林金刚神功，已臻炉火纯青，掌掌如烈火烧向徐天禄，而徐天禄虽然断了袖又丢失软索，单掌却阴犀锐利。

向夫人瞧得直蹙秀额，深锁双黛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游飞大惑不解地瞧着她，见她双目含怨地看着徐天禄，可也猜不透她心里想些什么。

那智如与徐天禄已连对数掌，一个感到冰冷刺骨，一个感到烈火烧身，一个身形飘飘，游动跳脱；一个僧袍鼓风，掌力雄厚，一时之间难分上下。

斗了良久，徐天禄见自己召唤的部下，毫无动静，又被智如笼罩全身，不得脱身，不免气极败坏，心浮气躁起来，智如却神足定闲，专心一致地掌掌毫不间断。

两人这场专以掌法内劲的搏杀，委实是拼命的打法，又比方才那场小庙前的拳脚相拚，更令人震惊慑魄。

那边青风挺剑转劲，专斗高夏田，那高夏田一人斗十棍，是无法突围，但单打独斗却毫不逊色，尤其拳掌剑法和清虚剑法，同出道家一流，高夏田久随向顺天，对道家剑法颇有心得，所以青风一时也拿他不下。

两人过了数十招，青风发现高青田虽出名门正派，但所学武功却诡谲邪门，快则快得令人目眩，缓则左飘右晃，全是幻异奇手，招式中透着狠恶杀气，令人胆

寒。

当下，抱元守一，全身运满罡气，以一制十，以静制动，不急功求进。

那宇文轩只看得双目如电，仿佛即刻要冒出火星，握紧手拐，恨不得冲了过去，将高夏田劈个烂碎。

东郭有我却道：“不可莽撞，道长制得了他。”

他已看出高夏田虽出招诡谲精妙，终非纯罡正气的武当剑法之敌，何况使剑的是青风道长本人，威力更是纯熟。

这边战事未了，林外却又有两人边追边打的冲入林中，竟是啸涛庄的盛长林与都天门的巫仁。

这两人曾在啸涛庄内打了个不相上下，这次斗来更是惊天动地。

巫仁恨盛长林率众偷袭他门中杀手，盛长林更恨上次在啸涛庄，竟算自己输他一场比武，两人均以快打快，掌掌又刚又锐，但巫仁又心挂徐天禄，所以一边打一边退入林中，想看徐天禄如何了，见他也是被困，心就先寒了一半。

西门俊却又大声笑道：“大巫，你的小巫昨晚已被老夫收拾了，这会儿，你插翅难飞。”

巫仁怪叫一声，他们虽生性凶残，却手足相连，一下顿失兄弟，心神立刻大乱，向盛长林猛攻三掌之后，翻身飞扑向西门俊怒吼道：“还我弟弟命来！”

西门俊打出双掌，碰地一声迎向他双掌，但就在这

时，盛长林如影随形的铁掌，已追到巫仁的背心，两相夹击下，巫仁立时狂喷鲜血。

西门俊飞身后退，怕新买的长袍被他鲜血染污，这件长袍是姜美雪与他连夜进城挑选来的已有特殊意义，遂加意爱惜，巫仁在地上连翻几滚，又撑起身子，屈张十指，狰狞血面，依然冲向西门俊。

姜美雪被他的模样惊吓，忙挥手弹出一撮白粉，射入他张开的血口中，巫仁狂吼怪叫，胡乱地拳打脚踢，扑倒在地，扭滚数下而死。

盛长林见姜美雪毒粉如此厉害，不禁喘了口大气，转过身，却遇上东郭有我和宇文轩四道冷冽的眼光，骇然下，全身生出阵阵寒气，张开口却说不出话，只觉背脊冰冷，全身僵硬，不住地往后倒退。

东郭有我悲愤地长叹一声，开口道：“五弟，你好！你好……”激动下，竟说不下去。

向夫人和游飞均已注意到他们这边的变化，向夫人冷静异常，丝毫不动声色，转眼见吕良已带着啸涛庄的手下走进林内，知道他们已将埋伏在林外的都天门杀手解决了。

她这次会来衡阳，是听到徐天禄散播给她的谣言，以为游飞已死，震惊悲愤下，出庄来一探究竟，查明若是属实，则准备与徐天禄一决生死，好为游飞报仇，所以事事预想周全，船至衡阳即有三十六水寨的人向她请安问候，并说出徐天禄等人的行踪。

所以，一路寻来青峰观，却发现这树林外埋伏着无数杀手，当下悄无声息地以角网围捕，那些正全神贯注于林内动静的杀手。

等她飞身入林，正好断了徐天禄和高夏田的去路，她一眼看到昔年旧友均在场中，心中不免混乱。

但是却看到游飞安然无恙，又欢喜无限，两下一冲，竟使她冷静下来。

所以，场中人人心神大震，露出失态，独她一人冷冷清清，安之若素，这时，她见盛长林已被东郭有我两人吓得惊慌失措，而高夏田在青风剑下已渐露败迹。

想到一切事情均要在此刻揭发，全身不由得打了个冷颤，反手紧握游飞的手。

游飞仍是一脸茫然地望着她，向夫人怔了良久，又长叹一声，然后拉着游飞走向东郭有我他们。

两人绕过高夏田身后，那高夏田已开始给青风逼得左支右绌，瞥见向夫人正走向他背后，算准时机，忽地大喝转身扑向向夫人，游飞大惊挺剑进击，却晚了一步。

那向夫人长袖一飞，拈花索已轻轻缠住高夏田双手，身形一转，翻手一拍，已点了他身上三大要穴，挥袖、出索、点穴，连成一气，快如流星，人人正惊其美妙绝伦间，高夏田已软倒在地。

向夫人继续走向东郭有我，仿佛从未出手。

东郭有我略显失措，随即拱手道：“嫂子！别来无

惹？”

向夫人见他仍这般温文儒雅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双眼盈泪，长叹道：“大哥！现来如何？为何不回家？”

东郭和宇文轩一听她说“回家”两字，均露出悲愤之色，宇文轩按捺不住地大声道：“我们能回去吗？向大哥到底是谁害死的？”

向夫人花容惨淡，身子竟微微发抖，游飞见状，骇异下，内心突生出一股莫名的恐慌，全身一震，打个冷颤。

向夫人吸了口气，一字接一字地道：“一切过错，由我承担，你们放了长林吧！他够可怜了。”

东郭有我向后一颤，颤声道：“难道……？”

这隐伏心中多年的恐惧，一下展铺眼前，依然使他魂魄俱碎。

游飞突然失神地冲入他们中间，大叫道：“好啦！好啦！我不要听了，你们别再说啦！我不要报仇，我不要报仇，盛大叔你快走，高六叔，你也走，走光大家干净。”

宇文轩立即大怒，一把抓住他，挥手掴了他两巴掌，怒道：“畜生！你说什么？”

向夫人悲痛地道：“飞儿，你过来娘跟你说！”

游飞虽被宇文轩抓住，依然大叫道：“我不要听，你不要说！”

向夫人滴下眼泪，转过头忍住悲痛，道：“我只求

你们放过小海，这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也许永远不会回嘴湾庄了。”

东郭有我睁眼盯着她，见她擦干泪水后，又恢复镇定，显然心中已下了某种决定，一时竟无法回话。

向夫人缓缓道：“四哥！你放了飞儿，我有些话要跟他谈。”

宇文轩喘口大气，将游飞用力推倒她跟前。

向夫人拉着惊吓过度，手足无措的游飞，忍不住又垂泪道：“飞儿，记得娘在庄内跟你说的话吗？”

游飞点点头，猛喘着气，这一切压得他几欲窒息。

向夫人叹道：“你相信娘的话吗？”

游飞悲痛地叫道：“我信啊！怎地又是你的过错啦？”

向夫人擦干泪水，微笑道：“你信就好了，傻孩子，有很多事是不能解释的。”

说完拉着游飞走到卧地的高夏田身边，叹道：“这人是谋害你爹的主谋，你现在一剑杀了他，娘也了了件心事。”

游飞吸口气举起长剑，一挥劈落，剑到高夏田身上却塔塔刺住，只见他慌张地道：“不行啊！东郭伯伯中了他的毒，还没要到解药，要等东郭伯伯毒解了，才能杀他哩！”

向夫人转头吃惊地瞧着东郭有我，那东郭却黯然低首，挥手道：“先杀了他，我的毒未必不可解。”

游飞竟信了他的话，再度举起长剑，使劲劈落。

林中，忽有人大喝道：“蠢儿！住手！”

只见林外灰影晃动，眨眼间，场中多了三个人。

居中那人身材中等，相貌严俊，留着一片灰色颧胡，两只铜眼正冷冷地瞪向向夫人。

他身旁两人，一个生得身形削瘦，满脸病容，且一片无血色地惨白，令人望而生寒，以为鬼魅，手上却持着一枝大字毛笔。

另一个则人高马大，脸庞俊秀，人近中年却无留须，背上背着长弓利剑，这两个人倒神态自若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这居中者望着向夫人，却越看越怒气腾腾，猛喘了几口气。

这时，东郭有我回过神，失声道：“二弟，是你！”

这居中者正是东方奇，只听他怒道：“当然是我，大仇未雪，我怎会死和那么容易。”

火气大得很。

向夫人见东方奇对自己不满，在悲伤痛苦的心情下，也不想理会他。

东郭奇看她依然我行我素，毫不骇惧，便破口大骂道：“奸夫淫妇，死到临头，竟还将罪责推在别人头上。”

向夫人听得脸色倏变，倒抽口凉气，强将怒意忍下，只闷哼一声，并不说话。

东郭有我感到事情越来越凌乱，手足无措地挥手道：“好，现在大家慢慢把话说清楚，到底真相如何？”

东方奇怒道：“废话！当然是这贱人和盛长林这蓄生所为，当日三弟惨死，我三人身遭重围，东事一清二楚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游飞忽地挺剑，瞪目骂道：“胡说！你胡说！”

东方奇圆睁双目，骂道：“你这蠢蛋，这贱人不守妇道，丧心病狂，奸夫养了一庄，你还认她作娘，真气死我了！”

游飞双手掩耳，狂跳怒骂道：“谁说的，你再说我宰了你。”

东方奇却又怒呼道：“我引你到禁地，去见那个书呆子不是吗？你那义兄，就是这贱人跟他苟合的野杂种，却大模大样，做起啸涛庄庄主，真不知羞耻。”

向夫人始终俏脸死白，全身微颤，这时忽地咯咯娇笑起来，笑得花枝乱颤般疯狂，笑声中充满着悲愤委屈，令人摧肝裂胆。

东郭有我叹息道：“二哥，事情没你说的这么简单！”

东方奇怒道：“记得当年所遭遇的耻辱和巨痛吗？怎地越老越糊涂？”

说着将手一挥，那个满脸病容的瘦汉，身子一晃已抱起高夏田回到原地。

东方奇反手拍开高夏田的闭穴，又对东郭有我道：

“你竟将会相信她的话，而要自戕手足，真令我失望。”

东郭有我皱眉道：“他下毒害我和四弟，却是事实啊！”

东方奇将脸一沉，略顿一顿，转头吩咐那两个随从道：“抓住他，我要将事情弄个清楚。”

然后，又瞪着向夫人骂道：“贱人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认罪！”

向夫人冷峻地望着他，闷哼道：“我已说过，一切罪责由我承担，与盛长林无关，你还不满意吗？”

东方奇瞪得双眼如要冒火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真是可耻！”

向夫人却镇定如常地对东郭有我道：“大哥！你好好照顾飞儿，还有求你放小海一条生路，他是无辜的，是我将他带入这个漩涡的。”

东郭有我脸色苍白，颤声道：“这个当然。”

向夫人见所求已得允诺，即满意地微微一笑，依然风致迷人，转过头眼角含地对游飞微笑道：“孩子，你相信娘，娘就放心了！”

游飞母子连心，忽地胸口大恸，彻悟向夫人打算自尽，一张手猛地抱住她，狂叫道：“不能，你不能死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他们全是坏人，我不要跟他们，我要跟你去，娘！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死，求求你……”

向夫人本已下定死志，以换向字海一命，或可加上盛长林一条老命，但这时给游飞这么紧抱，立即心碎如

絮，全身几欲崩溃晕厥，忍不住抱着游飞失声痛哭，只破声道：“不要怪娘只顾你哥哥，娘今生永远亏欠你，来世若能再作母子，一定好好照顾你。”两人顿时哭成一团。

东方奇轻轻地怒哼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教成他这样懦弱无能，不明是非黑白。”

东郭有我看游飞母子哭得这般伤心绝望，本已心神大乱，手足无措，东方奇又如此严厉指责，弄得他更是慌张傍徨，不禁猛摇头，努力想让自己冷静，好将事情弄清楚。

那站在一旁，始终不发一语的盛长林，这时忽然纵声大笑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冷冷地站在众人当中，对着东方奇轻蔑地摇头道：“二哥，你还是只会逞强，毫无脑袋。”

东方奇怒骂道：“你这奸夫，还敢乱发狂言！”

盛长林冷笑道：“听你之言，你应该在嘴涛庄已潜藏很久，怎会不知我与嫂子之间是清清白白的呢？”

东方奇抽了口凉气，对此言无法反驳，但仍怒目而视。

盛长林见他无语以对，继续冷冷地道：“当年毒杀向顺天的凶手，一共有三个人，提议的却是高夏田。”

东方奇倏地变色，怒叫道：“真的？”

盛长林冷哼道：“我承认我是三人之一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？”

东郭有我朗声道：“我相信！”

他一向了解盛长林为人虽阴沉，却一向实话实说，这点东方奇也知道，所以他立刻大为震怒，全身气得发抖。

不料，奇变突生，东方奇所带来的两怪人，却趁他震怒之际，分别扬手将两银金针，射入他后肩。

东方奇立即瞳目大叫，狂风般转过身，高夏田却又一掌猛击他的身上大穴，再狂笑道：“不错，另一个就是被四哥打死的三哥蒙雾山，因为他姘上四嫂，而四嫂肚中的小孩也是三哥的，这点恐怕宇文轩也是至今才知道吧！哈……”

东方奇目皆欲裂，喷血倒地，宇文轩一手扶住他，悲叫道：“二哥！二哥！”

那高夏田趁众人心神大乱之际，和那两个怪人，倒纵飞出，奔入树林中。

盛长林大喝道：“别走！”掠身飞扑而去。

站在一旁的西门俊和青风道长，均义愤填膺，尾随追去。

游飞母子俩人，正伤心痛哭，骤遭变故，均傻了眼，怔在原地。

东方奇受伤沉重，仍强撑起一口气，两眼睁得斗大，对向夫人喘息道：“你既非凶手，为何不替夫报仇，为何方才要承担一切罪责，为何？”

向夫人透过泪水，迷朦中见他只剩一口气，却仍挂